

父亲节——沧桑雕塑的字符

袁古隽永

翻开日历,目光停留在六月的第三个周日,上面印着“父亲节”三个醒目的汉字。虽无更多的文字诠释与赞美,可它仿佛是一部穿越历史隧道的史诗。久久凝视,思绪万千。眼前犹觉呈现出人类男性刚毅与负重的一组组群雕,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中。虽一页,可以匆匆翻过,但他厚重得像一本谱写人类男性的圣经,有谁又能真正读懂参透?约翰·布鲁斯·多德夫人只写下了它的卷首语。子女送来的红玫

瑰、白玫瑰的感恩和祝福,只是这人类男性书卷的装帧和插图。啊!父亲节,你是一本沧桑莫问的巨著。

人类伊始,男人,父亲,便开始承担着上苍赋予的人性使命,薪火相传。不管是清瘦的背影,还是劳作的雄健,你的名字都叫伟岸。肩上写着的责任和坚强,是永远卸不掉的担子。

在社会上,你承载着推动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天职。开山造田,涉险攻关,开凿人类智

慧的前沿。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,有你的晶莹和璀璨,在负重中升腾和在奉献中陨落。

在家庭中,你是一把遮风挡雨的太阳伞。家庭的冷暖,富庶与贫寒,都靠的是你这一把伞。拼爹的世风,又让你多了几分沮丧和无奈。可是,你却用刚中带柔的生命韧劲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夜以继日,不知疲倦地撑着。

父爱是一座大山,严峻而博大,深邃而广袤,严肃而和煦。罄尽满山草木也写不

完你的父爱诗篇。父爱像一座海湾,任你避风与栖息。让你读懂大海的汹涌和惊骇,送你到暴风雨中去历练。

当每个做父亲的,即将完成这个人生角色的使命时,就燃尽了生命的全部能量。脸上布满纵横交错的皱纹,是心智憔悴的沧桑;负重弯曲的骨骼,是劳其筋骨、拉满生活纤绳的历练。

啊!父亲节,你是严肃与柔情拼写的诗篇!你是沧桑雕塑的字符!

父亲的感恩

卢荣

今年65岁的父亲,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煤矿退休工人。他对党、对社会的感恩时常让我感动。

在到矿务局工作之前,年轻的父亲是村里的大队长。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时代,年轻气盛的父亲积极参加各种建设,他铺过路、搭过桥,什么活儿辛苦干什么活儿。据说有次他为了搭桥,三天三夜都没休息过。如今,当他讲起这些陈年往事,我还有些不信:就是一块钢铁也要打个盹啊!直到今年年初,我去给一位从小和父亲一起长大的老乡拜年,他无意中向我提起:“你父亲身体还好吗?当年他可是十里八村的一把好手,简直不知道累似的。唉,他这个人啊,就是偏执,什么事都想当先进!”他停了停,又说,“也难怪,新中国成立前,他父母的好几个兄弟姐妹都给活活饿死了。他父母也死得早,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人,是村支书和乡亲们轮番把他拉扯大的。他这人啊,就是想报恩啊!他对乡亲们充满了感恩!”

这时,我才想起自己有一次发牢骚说教师工资低人又辛苦。他听后,偏执地骂我:“我们当年不要钱照样干活,教师行业虽然辛苦,可却很有意义。国家要发展,教育要先行,年纪轻轻就拈轻怕重,还是个共产党员呢,像什么话!”然后就是一套套的政治理论,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什么国家现在发展很快工资上涨也很快,什么不知道感恩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,弄得我赶紧走开。

现在想来,一向偏执的父亲确实是有资本来训斥我的浅薄和无知的。

父亲的行为曾经真的让我无法理解。记得读初中的时候,我最爱花钱买点小玩具,常常被父亲责骂。可是他每次探亲回家,却拿自己微薄的工资去接济村里那些还不算富裕的人家。为此,我很是想不通。那时还健在的母亲却很理解他:“你爸爸是孤儿,当年村里的老支书为了他能好好活下去,把他领进了家门。老支书家里也苦啊,五个孩子,还有两个老人。如果没有乡亲们帮助,哪会有他的今天?人不能忘本,更不能忘恩啊!”

因了我的不理解,父亲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孩子,你也大了,人活着不能光为了自己。如果没有共产党,没有乡亲们,我早就饿死了,又哪会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?人不能忘本,要真情永存。我希望你好好学习,将来报效党、报效乡亲们。”

可当时的我还是一意孤行,心里依然对父亲充满了怨恨。

直到高中毕业那年回老家,当我看到乡亲们对父母的热情劲,我才渐渐理解了父亲。

如今,我参加工作已经15个年头了。这些年,我在教育教学岗位上任劳任怨,不图名也不图利,和同事与学生关系也很好。这得益于父亲每次回家后的叮嘱:“人不要为虚名活着,要扎扎实实做事,不要目中无人。同事之间要互相体谅、互相帮助,不要背后议论别人;对待学生要热情热心、平等相待,不要漠不关心。只有让学生和家长感激你的教育才是真正成功的教育。”

“唱支山歌给党听,我把党来比母亲;母亲只生了我的身,党的光辉照我心……”小时候,经常听母亲唱这首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那时,她告诉我,这是父亲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。现在想来,父亲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,他把对家人的爱都深深藏在心底,这正如他做人的朴实与厚道。也许,他把自己内心深处对党的感恩就寄托在这首母亲常唱的歌曲中了!吧!

现在,我常常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平凡的父亲而骄傲。我想,他给我传递的对党、对社会的感恩思想,将会是我一辈子最大也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。

父亲的味道

黄红坤

公交车停靠站时,上来一位农民工打扮的中年男子。车内拥挤,他和我靠得很近。我闻到他身上有股“铁腥”又夹杂着一丝焦皮的“臭味”,旁边的人们或扭头,或掩鼻。我心里一颤,又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,想起那曾经熟悉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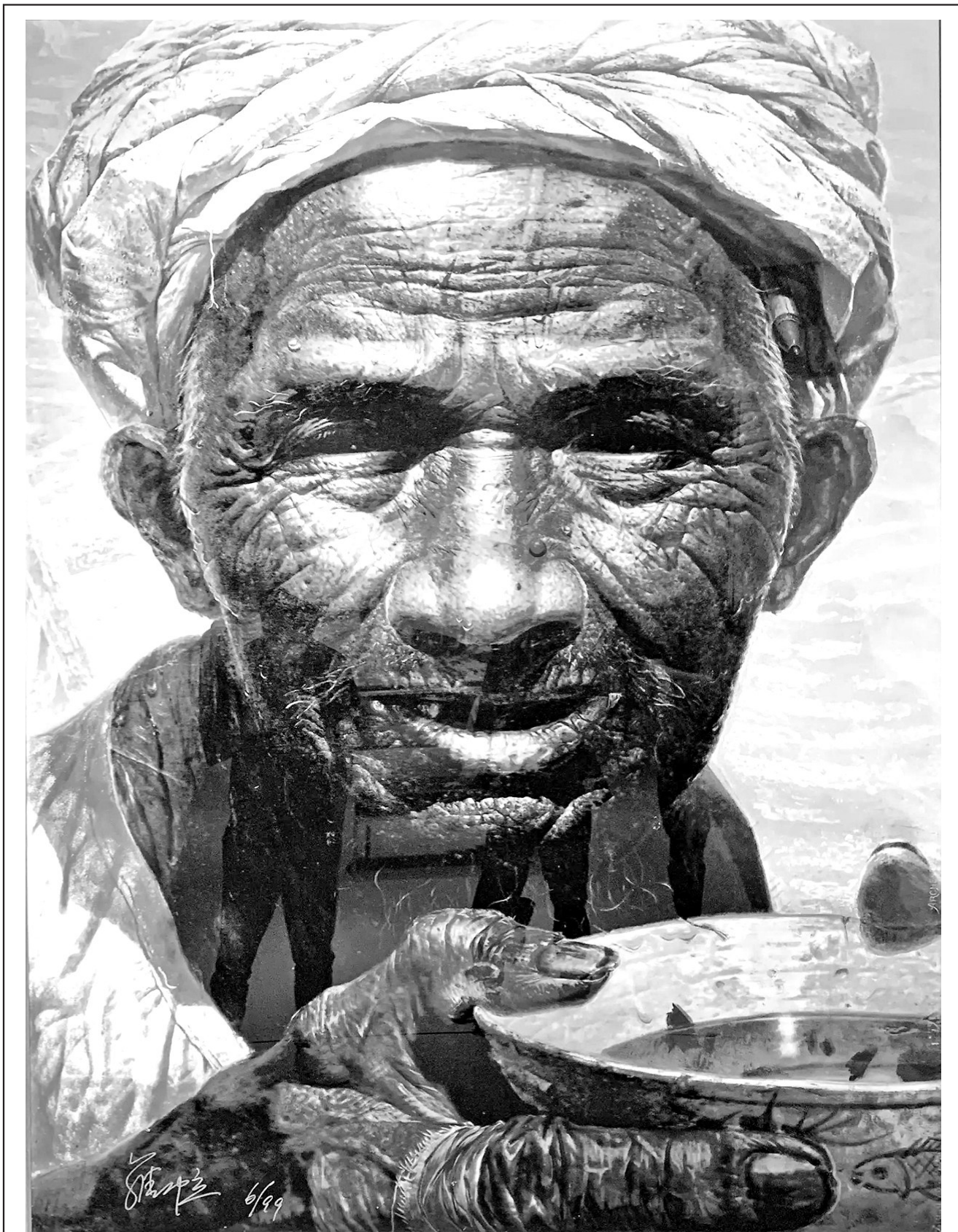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父亲曾是机械厂的工人,每天都和车床、铁、电焊打交道。日子久了,身上便有一股独特的味道。我很小很小的时候,觉得这味道是一股“臭味”。听母亲说,在我两岁那年,有一次,父亲下班回家后在院子里看到我,便笑着蹲下来,向我张开了双臂。我兴奋地迈开跌跌撞撞的小步伐奔向父亲的怀抱。可当父亲真的抱住我的时候,我却推开了父亲的怀抱,说:“爸爸臭臭,爸爸该洗澡了。”父亲笑了。从此,父亲若当天的电焊工作量太大,下班后必定先洗了澡再抱我。

当我记事后,我已经熟悉了父亲身上的特殊味道。记得有一次,我三更半夜发起了高烧,父亲打着电筒,背起我匆匆赶往医院。父亲走得飞快。随着一声“哎哟”,一个踉跄,他单膝跪倒在地上,手电筒甩了出去。父亲摔倒了,他左手撑在地上,右手护着背上的我。父亲扭头问我:“吓着你了吧?别怕,爸爸在这儿呢。”他随即起身,在身上拍掉了左手沾着的沙粒,捡起手电筒继续赶路。

来到医院,医生给我测量体温时,我看到父亲裤子上的左膝盖处破了一个洞,破洞周边有血印。我才知道刚才父亲摔得不轻。我向父亲:“爸爸,你的脚出血了,疼吗?”父亲怜爱地摸着我的头,说:“你这孩子,发着烧还记得爸爸这点伤。我没事,爸爸壮着呢。”说完用手将我的头轻轻地往他的怀里靠。这时,我闻到了父亲身上那熟悉的铁腥味,也是爱的味道。

这股爱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心里,陪着我外出求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,清香而温暖。这些年回家,我发现父亲身上的铁腥味明显淡了。特别是今年,父亲问我工作是否如意,叮嘱我要按时吃饭。当时,我就坐在他的身边,我的头靠在他的肩头上,竟没有闻到那股熟悉的铁腥味。我心里一颤,父亲的味道去哪儿了?当我抬起头,看到父亲眼角的皱纹和两鬓稀疏的白发,我才知道,原来,父亲已在不知不觉中变老了。他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,可以自力更生,而他也已不再从事那有着特殊味道的工作了。

父亲的味道,是他当年为了我们这个家努力奋斗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。如今,父亲老了,那股味道便会随风逝去,不变的是父爱的味道。



父亲(油画)

罗中立 作

故乡的父亲

吕长恩

体。他说:宁可嘴流脓,不愿嘴受穷。他还举例子说,古往今来的那些英雄好汉,三国的,隋唐的,梁山的,哪个不喝酒?他年轻时看过不少评书,受到那些英雄豪杰的影响,为他每每喝醉找到了借口,带来了安慰。

我上中学那几年,父亲是戒过酒的。由于家境贫寒,每学期百余块钱的学费也不容易拿出来。如果不是堂哥堂姐们帮忙,以及学校的奖学金和助学金,我的中学绝对念不下去。那时候,父亲下定决心不喝酒了。他说,等我考上了大学,得把烟也戒了。然而,我上了大学以后,父亲就更是变本加厉地大抽大喝起来。

2014年,父亲已是七十高龄。那一段时间,父亲接二连三地病了好几场。发病的时候浑身抽搐,大汗淋漓。用他自己话说,是“有出气无进气”。医生说是哮喘,告诫他必须戒烟戒酒。父亲出院以后,我打电话回去,他从母亲手里夺过电话跟我唠起来。

聊天中,父亲向我描述了他生病的状况和所遭受的痛苦。他说:“咱俩差点讲不到话了。”听到这里,一股巨大的悲怆向我涌来。我尽量平稳了情绪,安慰了他几句。然后谈到医生对他关于抽烟喝酒的嘱咐。父亲可怜巴巴地说:“酒不喝了,戒了。至于烟嘛,不抽的话,天就不得黑啊!我少抽点吧!”

这几年,父亲独自一人住家,身体状况尚过得去,没有发生大的毛病。他在烟酒问题上,又有恢复到生病前的苗头。我们劝他别喝酒时,他极不屑又要赖皮似的反驳:“不喝酒?你干脆叫我切切吧!”他就是个七十多岁的孩子。

不过,父亲话虽这样说,但我感到他在反思,在改进。他不再像以往那样,在外面喝得天昏地暗。他现在喝了酒以后,尽管话还是比较多,但也知道早早回家。他的脸上,昔日那种被烟酒麻木的表情也似乎有所减少。他毕竟是一个老人,一个孤独的老人,他害怕不被看见,害怕被这个世界遗弃,他在尽可能地自尊自爱。

在他抽烟喝酒这两件事上,我遵从很多人的建议,没有一味禁止他,只是时不时地提醒着他。六十多年的烟龄酒龄,哪能说戒就戒得了的呢?年轻人尚且困难,何况一个古稀老人。如果要禁止他烟酒,那我将与他吵闹不断,我与他都不得安宁。关注他的身体,也需要关注他的心灵。烟和酒,已经成了他孤独生活的一种方式,是他精神的寄托。如果我不许他抽烟喝酒,我能给他什么呢?

现在我能做的,只是给他打几个电话,却也无可聊,电话只是一种例行问安性质的。接通电话,父亲会明知故问:“你又打电话来了?”我呢,也只会说:“嗯,你在干什么?吃饭了吗?身体怎么样?天气好不好?”等几句话。然后,父亲就说:“没什么事,挂了啊。”然而,我也必须多给他打这样的电话。一方面,我担心他的身体有什么闪失;另一方面,也让他每天有个等待和盼望,能活动一下脑子,交流一下感情;让他能对手机说上几句话,不至于急速地退化了语言功能。

当父亲说“挂了啊”的时候,他把电话从耳边拿开了。他所理解的挂电话,可能认为就像挂座机一样,把听筒放下去就可以了。他不知道要按下老年机上那个红色的挂机键。对于这,我们兄妹都知道,也不去纠正他。

往往,父亲拿下手机,我却并没有急着挂掉电话,而是继续听着电话那一头的事。

春节尚未过完,家乡还比较热闹。我听到有人跟父亲打招呼:“你儿子又来电话啦?”

父亲说:“是的,他总是每天给我打两个电话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父亲的语气里充满了幸福和自豪。似乎每天能接到儿子的两个电话,是一件十分荣耀而了不起的事。因此,他逢人便炫耀般唠叨这句话。

其实,尽管我给他电话打得比较勤,可也没有每天打两个电话,每天只是差不多一次问候而已。

别看我心思缜密情感细腻,在老人面前似乎做得不错,其实不然。也许是人到中年,烦心事多了,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。哪怕春节期间与父亲的短暂相处,我也时常与他顶嘴,弄得他不愉快。父亲年纪大了,时常忘记自己不久前做过的事。有一次,他把我晾晒的袜子收了,收到了哪里,他却忘记了。我找不到,心里就烦。尽管控制着自己的脾气,但父亲还是看出了我的责怪和不满,只得四处一遍又一遍地翻找着那双袜子。最后,还是小妹从一个木箱子里找了出来。

尽管我时时告诫自己,好好对父亲说话。然而,每当我看到父亲喝酒的时候,脸上又难免表现出不屑和厌烦。这时,父亲也会借着酒兴,表现得不再那么慈爱、“乖巧”和“温柔”。在理的时候,就拿出长辈的姿态来训斥我;理亏的时候,就倚老卖老地调侃和耍赖。

烟酒折磨了父亲一辈子,父亲也对这两样深为依赖,并以受之摆布为快。从父亲这个鲜活的反面教材里,我学会了拒绝烟酒。对父亲的一切行为,我明白,这是一位孤独老人的精神需要。就像一个孩子,难得有那么几天能向爱他的人撒娇。父亲的烟酒陋习不影响我对他至深的爱。很愧疚,我对他所做极为有限,他或许没有指望我什么,只是内心深处祝愿着我和我的家人能够平安健康、幸福快乐。

我期待着有一天,我不再漂泊江湖,能够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,重新以故土为家,归于老父膝下,侍奉早晚,弥补他现在的空虚、无聊、孤独和寂寞,做一个幸福的老人。

楊家嶺

